明史/卷2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明史
卷二百四十九
列傳第一百三十七　朱燮元 李榗 王三善 蔡復一

►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孫承宗

○朱燮元〈（徐如珂劉可訓胡平表盧安世林兆鼎）〉李耘〈（史永安劉錫元）〉王三善〈（岳具仰等朱家民）〉蔡復一〈（沈儆炌）〉袁善周鴻圖段伯炌〈（胡從儀）〉

朱燮元，字懋和，浙江山陰人。萬歷二十年進士。除大理評事。遷蘇州知府、四川副使，改廣東提督學校。以右參政謝病歸。起陝西按察使，移四川右布政使。

天啟元年，就遷左。將入覲，會永寧奢崇明反，蜀王要燮元治軍。永寧，古蘭州地。奢氏，倮羅種也，洪武時歸附，世為宣撫使。傳至崇周，無子，崇明以疏屬襲，外恭內陰鷙，子寅尤驍桀好亂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、御史李達征川兵援遼，崇明父子請行，先遣土目樊龍、樊虎以兵詣重慶。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，餉復不繼，龍等遂反。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、總兵官黃守魁等，時舉、達負傷遁。時九月十有七日也。賊遂據重慶，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蜂起應之。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，列城多不守。

崇明僭偽號，設丞相五府等官，統所部及僥外雜蠻數萬，分道趨成都。陷新都、內江，盡據木椑、龍泉諸隘口。指揮周邦太降，冉世洪、雷安世、瞿英戰死。成都兵止二千，餉又絀。燮元檄征石砫、羅綱、龍安、松、茂諸道兵入援，斂二百里內粟入城。偕巡按御史薛敷政、右布政使周著、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。賊障革裹竹牌鉤梯附城，壘土山，上架蓬藁，伏弩射城中。燮元用火器擊卻之，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註濠。賊治橋，得少息，因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，賊失內應。賊四面立望樓，高與城齊，燮元命死士突出，擊斬

三賊帥，燔其樓。

既而援兵漸集。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，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、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，復新都。他路援兵亦連勝賊。然賊亦愈增，日發冢，擲枯骸。忽自林中大噪，數千人擁物如舟，高丈許，長五十丈，樓數重，牛革蔽左右，置板如平地。一人披髮仗劍，上載羽旗，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，旁翼兩云樓，曳以牛，俯瞰城中，城中人皆哭。燮元曰：「此呂公車也。」乃用巨木為機關，轉索發炮，飛千鈞石擊之，又以大炮擊牛，牛返走，敗去。

有諸生陷賊中，遣人言賊將羅乾象欲反正。燮元令與乾象俱至，呼飲戍樓中，不脫其佩刀，與同臥酣寢。乾象誓死報，復縋而出。自是，賊中舉動無不知。乃遣部將詐降，誘崇明至城下。伏起，崇明跳免。會諸道援軍至，燮元策賊且走，投木牌數百錦江，流而下，令有司沈舟斷橋，嚴兵待。乾象因自內縱火，崇明父子遁走瀘州，乾象遂以眾來歸。城圍百二日而解。

初，朝廷聞重慶變，即擢燮元僉都御史，巡撫四川，以楊愈懋為總兵官，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總督四川、貴州、云南、湖廣軍。未至而成都圍解，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，惟重慶為樊龍等所據。其地三面阻江，一面通陸，副使徐如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，與良玉攻拔之。崇明發卒數萬來援，如珂迎戰，檄同知越其傑躡賊後，殺萬餘人。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，樊龍亦戰死。帝告廟受賀，進君恩三官。燮元所遣他將復建武、長寧，獲偽丞相何若海，瀘州亦旋復。

先是，國禎陷遵義，貴州巡撫李栻已遣兵復之。永寧人李忠臣嘗為松潘副使，家居，陷賊，以書約愈懋為內應，事覺，合門遇害。賊即用其家僮紿愈懋，襲殺之，並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，再陷遵義，殺推官馮鳳雛。

當是時，崇明未平，而貴州安邦彥又起。安氏世有水西，宣慰使安位方幼，邦彥以故得倡亂。朝議錄燮元守城功，加兵部侍郎，總督四川及湖廣荊、岳、鄖、襄、陝西漢中五府軍務，兼巡撫四川，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，兼制云南及湖廣辰、常、衡、永十一府，代我續共辦奢、安二賊。然兩督府分閫治軍，川、貴不相應，賊益得自恣。三年，燮元謀直取永寧，集將佐曰：「我久不得誌於賊，我以分，賊以合也。」乃盡掣諸軍會長寧，連破麻塘坎、觀音庵、青山崖、天蓬洞諸砦。與良玉兵會，進攻永寧。擊敗奢寅於土地坎，追至老軍營、涼傘鋪，盡焚其營。寅被二槍遁，樊虎亦中槍死。復追敗之橫

山，入青崗坪，抵城下，拔之，擒叛將周邦太，降賊二萬。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。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，官軍蹙而拔之。連拔天臺、白崖、楠木諸囤，撫定紅潦四十八砦。賊奔入舊藺州城，五月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。崇明父子率餘眾走水西龍場客仲壩，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。初，賊失永寧，即求救於安邦彥。邦彥遣二軍窺遵義、永寧，燮元敗走之。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，崇明父子竄深箐。維新偕副使李仙品、僉事劉可訓、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，生擒崇明妻安氏、弟崇輝，寅、國禎皆被創走。錄功，進燮元右都御史。

時蜀中兵十六萬，土、漢各半。漢兵不任戰，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。成都圍解，不即取重慶；重慶復，不即搗永寧；及永寧、藺州並下，賊失巢穴，又縱使遠竄。大抵土官利養寇，官軍效之，賊得展轉為計。崇明父子方窘甚，燮元以蜀已無賊，遂不窮追。永寧既拔，拓地千里。燮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，以其餘地為四十八屯，給諸降賊有功者，令歲輸賦於官，曰「屯將」，隸於敘州府，增設同知一人領之。且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，與貴州參將同駐，蜀中遂靖。而邦彥張甚。

四年春陷貴州，巡撫王三善軍沒。明年，總理魯欽敗於織金，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。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，議合兩督府。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、云南、廣西諸軍，移鎮遵義；而以尹同皐代撫四川。燮元赴重慶，邦彥偵知之。六年二月，謀乘官軍未發，分犯云南、遵義，而令寅專犯永寧。未行，寅被殺，乃已。寅兇淫甚，有阿引者，受燮元金錢，乘寅醉殺之。寅既死，崇明年老無能為，邦彥亦乞撫，燮元聞於朝，許之，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。燮元旋以父喪歸，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。

先是，貴州巡撫王珹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，朝議從之。夢得乃陳用兵機宜，請自永寧始，次普市、摩泥、赤水，百五十里皆坦途，赤水有城可屯兵，進白巖、層臺、畢節、大方僅二百餘里。我既宿重兵，諸番交通之路絕，然後貴陽、遵義軍克期進，賊必不能支。疏未報，夢得召還，代以尚書張鶴鳴，議遂寢。鶴鳴未至，明輝奉制書，僅招撫安位，不云赦邦彥。邦彥怒，殺明輝，撫議由此絕。鶴鳴視師年餘，未嘗一戰，賊得養其銳。

崇禎元年六月，復召燮元代之，兼巡撫貴州，仍賜尚方劍。錄前功，進少保，世蔭錦衣指揮使。時寇亂久，裹井蕭條，貴陽民不及五百家，山谷悉苗仲。而將士多殺降報功，苗不附。燮元招流移，廣開墾，募勇敢；用夢得前議，檄云南兵下烏撒，四川兵出永寧，下畢節，而親率大軍駐陸廣，逼大方。總兵官許成名、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。邦彥

聞之，分守陸廣、鴨池、三岔諸要害，別以一軍趨遵義，自稱四裔大長老，號崇明大梁王，合兵十餘萬，先犯赤水。燮元授計成名，誘賊至永寧，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。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，劉養鯤從遵義入，合傾其巢。邦彥恃勇，擬先破永寧軍，還拒諸將，急索戰。四川總兵官侯良柱、副使劉可訓遇賊十萬於五峰山、桃紅壩，大破之。賊奔據山巔。諸將乘霧力攻，賊復大敗。又追敗之紅土川，邦彥、崇明皆授首，時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。捷聞，帝大喜。以成名與良柱爭功，賞久不行。

烏撒安效良死，其妻安氏招故沾益土酋安遠弟邊為夫，負固不服。燮元乘兵威脅走邊，遂復烏撒。燮元以境內賊略盡，不欲窮兵，乃檄招安位，位不決。燮元集將吏議曰：「水西地深險多箐篁，蠻煙葠雨，莫辨晝夜，深入難出。今當扼其要害，四面疊攻，賊乏食，將自斃。」於是攻之百餘日，斬級萬餘。養鯤復遣人入大方，燒其室廬。位大恐，三年春，遣使乞降。燮元與約四事：一、貶秩，二、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，三、獻殺王巡撫者首，四、開畢節等九驛。位請如約，率四十八目出降。燮元受之，貴州亦靖。遂上善後疏曰：「水西自河以外，悉入版圖。沿河要害，臣築城三十六所，近控蠻苗，遠聯滇、蜀，皆立邸舍，繕郵亭，建倉廩，賊必不敢猝入為寇。鴨池、安莊傍河可屯之土，不下二千頃，人賦土使自贍，鹽酪芻茭出其中。諸將士身經數百戰，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，請割新疆以授之，使知所激勸。」帝報可。

初，崇明、邦彥之死，實川中諸將功，而黔將爭之。燮元頗右黔將，屢奏於朝，為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。燮元力求罷，帝慰留之。其冬討平定番、鎮寧叛苗，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、清平、偏橋、鎮遠四衛道路，凡一千六百餘里，繕亭障，置遊僥。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，故宣慰宋嗣殷地也。嗣殷以助邦彥被剿滅，乃即其地置開州，又奏復故施秉縣，招流民實之。

四年，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，陷彌勒州曲江所，又攻臨安及寧州，遠近震動。巡撫王伉、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，伉逮戍。燮元遣兵臨之，遂就撫。

龍場壩者，鄰大方，邦彥以假崇明。崇明既滅，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守以自廣。而安位謂己故地，數舉兵爭，燮元不之禁。會燮元劾良柱不職；良柱亦訐燮元曲庇安氏，納其重賄。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。宗祥亦劾燮元受賄，且以龍場、永寧不置邑衛為欺罔。帝以責燮元，燮元乃上言：「禦夷之法，來則安之，不專在攻取也。今水西已納款，惟明定疆界，俾自耕牧，以輸國賦。若設官屯兵，此地四面孤懸，中限河水，不利應援，築城守渡，轉運煩費。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鬥，外挑水西扼吭之嫌，兵端一開，未易猝止，

非國家久遠計。」帝猶未許。後勘其地，果如所議。論桃紅壩功，進少師，世蔭錦衣指揮使。一品六年滿，加左柱國。再議平賊功，世蔭錦衣指揮僉事。

十年，安位死，無嗣，族屬爭立。朝議又欲郡縣其地，燮元力爭。遂傳檄土目，布上威德。諸蠻爭納土，獻重器。燮元乃裂疆域，眾建諸蠻。復上疏曰：

水西有宣慰之土，有各目之土。宣慰公土，宜還朝廷。各目私土，宜畀分守，籍其戶口，征其賦稅，殊俗內響，等之編氓。大方、西溪、谷裏、北那要害之地，築城戍兵，足銷反側。夫西南之境，皆荒服也，楊氏反播，奢氏反蘭，安氏反水西。滇之定番，小州耳，為長官司者十有七，數百年來未有反者。非他苗好叛逆，而定番性忠順也，地大者跋扈之資，勢弱者保世之策。今臣分水西地，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，咸俾世守。虐政苛斂，一切蠲除，參用漢法，可為長久計。

因言其便有九：

不設郡縣置軍衛，因其故俗，土漢相安，便一。地益墾辟，聚落日繁，經界既正，土酋不得侵軼民地，便二。黔地荒確，仰給外邦，今自食其地，省轉輸勞，便三。有功將士，酬以金則國幣方匱，酬以爵則名器將輕，錫以土田，於國無損，便四。既世其土，各圖久遠，為子孫計，反側不生，便五。大小相維，輕重相制，無事易以安，有事易以制，便六。訓農治兵，耀武河上，俾賊遺孽不敢窺伺，便七。軍民願耕者給田，且耕且守，衛所自實，無勾軍之累，便八。軍耕抵餉，民耕輸糧，以屯課耕，不拘其籍，以耕聚人，不世其伍，便九。

帝咸報可。無何，所撫土目有叛者，諸將方國安等軍敗，燮元坐貶一秩。已，竟破滅之。十一年春卒官，年七十三。

燮元長八尺，腹大十圍，飲啖兼二十人。鎮西南久，軍貲贖鍰，歲不下數十萬，皆籍之於官。治事明決，軍書絡繹，不假手幕佐。行軍務持重，謀定後戰，尤善用間。使人各當其材，犯法，即親愛必誅；有功，廝養不遺賞也。馭蠻以忠信，不妄殺，苗民懷之。初官陝西時，遇一老叟，載與歸，盡得其風角、占候、遁甲諸術。將別，語燮元曰：「幸自愛，他日西南有事，公當之矣。」內江牟康民者，奇士也，兵未起時，語人曰：「蜀且有變，平之者朱公乎？」已而果然。

徐如珂，字季鳴，吳縣人。萬歷二十三年進士。除刑部主事，歷郎中。主事謝廷贊疏請建儲。帝怒，盡貶刑曹官，如珂降云南布政司照磨。累遷南京禮部郎中、廣東嶺南道右參議。暹羅貢使饋犀角、象牙，如珂不受。天啟元年，遷川東兵備副使。擊殺奢崇明黨樊龍，復重慶。奉檄搗藺州土城，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，前軍少卻，捍子軍覃懋勛挽白竹弩連中之，賊大潰。轉戰數十里，斬首萬餘級，遂拔藺州，崇明父子竄水西去。乃召如珂為太僕少卿，轉左通政。

魏忠賢逐楊漣，如珂郊餞之，忠賢銜甚。遷光祿卿，修公廨竣，疏詞無所稱頌。六年九月，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，遂削籍。歸裏三月，治具飲客。頃之卒。崇禎初，以原推起用，死歲餘矣。尋錄破賊功，賜祭葬，進秩一等，官一子。

劉可訓，澧州人。萬歷中舉鄉試。歷官刑部員外郎。天啟元年，恤刑四川。會奢崇明反，圍成都，可訓佐城守有功，擢僉事，監軍討賊。崇明走龍場壩，可訓督諸將進剿，功最多。總督朱燮元匯奏文武將吏功，盛推可訓，乃遷威茂兵備參議。崇禎元年，改敘瀘副使，仍監諸將軍。二年，與總兵侯良柱破賊十萬眾於五峰山，斬崇明及安邦彥。御史毛羽健言：「可訓將孤軍，出入蠻煙瘴雨者多年。初無守土責，因奉命錄囚，而乃見危授命，解圍成都，奏捷永寧，掃除藺穴，逆寅授首。五路大戰，十道並攻，皆抱病督軍，誓死殉國。畀以節鉞，誰曰不宜？」帝頗納其言。未幾，畿輔被兵，可訓率師入衛。三年五月恢復遵化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順天、永平，督薊鎮邊務。兵部尚書梁廷棟囑私人沈敏於可訓，敏遂交關為奸利。御史水佳允劾可訓，落職歸。後敘四川平寇功，復官，世蔭錦衣千戶。未及起用，卒於家。

胡平表，云南臨安人。萬歷中舉於鄉，歷忠州判官。天啟元年秋，樊龍陷重慶，平表縋城下，詣石砫土官秦良玉乞師，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，良玉為發兵。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。會擢新鄭知縣，燮元奏留之，改重慶推官，監軍兼副總兵，盡護諸軍將。戰數有功，擢四川監軍僉事，兼理屯田。遷貴州右參議。崇禎元年，總督張鶴鳴言：「平表偏州小吏，慷慨赴義。復新都，解成都圍，連戰白市驛、馬廟，進據兩嶺，俘斬無算。奪二郎關，擒賊帥黑蓬頭，追降樊龍，遂克重慶。用六千人敗奢、安二酋十萬兵。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，賜之專敕，必能梟逆賊首獻闕下。」部議格不行，乃進秩右參政，分守貴寧道，蔭子錦衣世千戶。久之，擢貴州布政使。四年大計，坐不謹落職。十三年，督師楊嗣昌薦之，詔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。嗣昌卒，乃罷歸。

盧安世，貴州赤水衛人。萬歷四十年舉於鄉，為富順教諭。天啟初，奢崇明反，遣賊逼

取縣印，署令棄城走。安世收印，率壯士擊斬賊。無何，賊數萬猝至，安世單騎鬥，手馘數人，詣上官請兵復其城。帝用大學士孫承宗言，超擢僉事，監軍討賊，屢戰有功。五年四月，總督朱燮元上言：「自遵義五路進兵，永寧破巢之後，大小數百戰，擒獲幾四萬人，降賊將百三十四人，招撫群賊及土、漢、苗仲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人，皆監司李仙品、劉可訓、鄭朝棟及安世等功，武將則林兆鼎、秦翼明、羅象乾，土官則陳治安、冉紹文、悅先民等。」帝納之。安世進貴州右參議，遷四川副使、遵義監軍，功復多。崇禎初，予世蔭武職，進右參政。久之，解官，歸卒。

林兆鼎，福建人。天啟中，為四川參將，積功至總兵官，都督同知。崇禎三年，遣將討定番州苗，連破十餘寨，擒其魁。四年，遣將討湖廣苗黑酋，攻拔二百餘寨。加左都督，召僉南京右府。卒，贈太子少保。

李耘，字長孺，鄞人。曾祖循義，衡州知府。祖生威，鳳陽推官。耘登萬歷二十九年進士，授行人，擢御史。例轉廣東鹽法僉事，歷山東參議、陝西提學副使、山東參政、按察使。

四十七年秋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貴州。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，宣慰使堯臣族子。堯臣死，子位幼，其母奢社輝代領其事。社輝，永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，邦彥遂專兵柄。會朝議征西南兵援遼，邦彥素桀黠，欲乘以起事，詣耘請行，耘諭止之。邦彥歸，益為反謀。耘累疏請增兵益餉，中朝方急遼事，置不問。

會耘被劾，乃六疏乞休。天啟元年始得請，以王三善代。而奢崇明已反重慶，陷遵義，貴陽大震，耘遂留視事。時城中兵不及三千，倉庫空虛。耘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云南、湖廣銀四萬有奇，募兵四千，儲米二萬石，治戰守具，而急遣總兵官張彥方，都司許成名、黃運清，監軍副使朱芹，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。屢捷，遂復遵義、綏陽、湄潭、真安、桐梓。

二年二月，或傳崇明陷成都，邦彥遂挾安位反，自稱羅甸王。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、陳其愚等蜂起相應，烏撒土目安效良亦與通。邦彥首襲畢節，都司楊明廷固守，擊斬數百人。效良助邦彥陷其城，明廷敗歿。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，效良亦西陷沾益，而邦彥自統水西軍及羅鬼、苗仲數萬，東渡陸廣河，直趨貴陽，別遣王倫等下甕安，襲偏橋，以斷援兵。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裏。

栻、永安聞變，亟議城守。會藩臬、守令咸入覲，而彥方鎮銅仁，運清駐遵義。城中文武無幾人，乃分兵為五，令錫元及參議邵應禎、都司劉嘉言、故副總兵劉嶽分禦四門，栻自當北門之沖。永安居譙樓，團街市兵，防內變。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。賊至，盡銳攻北城，栻迎戰，敗之。轉攻東門，為錫元所卻。乃日夕分番馳突，以疲官兵。為三丈樓臨城，用婦人、雞犬厭勝術。栻、永安烹彘雜斗米飯投飼雞犬，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，乃得施炮石，夜縋死士燒其樓。賊又作竹籠萬餘，土壘之，高逾睥睨。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，賊棄籠去，官軍出燒之。數出城邀賊糧，賊怒，盡發城外冢，遍燒村砦。又先後攻陷廣州、普定、威清、普安、安南諸衛。貴陽西數千里，盡為賊據。

初被圍，彥方、運清來救，敗賊於新添。賊誘入龍裏，二將皆敗，乃縱之入城曰「使耗汝糧」，城中果大困。川貴總督張我續、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，栻、永安連疏告急，詔旨督責之。會彥方等出戰頻得利，賊退保澤溪，乃遣裨將商士傑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、新添二衛，且乞援兵。賊謂城必拔，沿山列營柵隔內外，間旬日一來攻，輒敗去。副總兵徐時逢、參將範仲仁赴援，遇賊甕城河。仲仁戰不利，時逢擁兵不救，遂大敗，諸將馬一龍、白自強等殲焉，援遂絕。賊聞三善將進兵，益日夜攻擊，長梯蟻附，城幾陷者數矣。栻奮臂一呼，士卒雖委頓，皆強起斫賊，賊皆顛踣死城下。王三善屢被嚴旨，乃率師破重圍而進。十二月七日，抵貴陽城下，圍始解。栻乃辭兵事，解官去。三善既破賊，我續無寸功，乾沒軍資六十萬，言官交劾，解職候勘。

我續，邯鄲人，刑部尚書國彥子。其後夤緣魏忠賢起戶部侍郎，進尚書，名麗逆案云。

方官廩之告竭也，米升直二十金。食糠核草木敗革皆盡，食死人肉，後乃生食人，至親屬相啖。彥方、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，斤易銀一兩。栻盡焚書籍冠服，預戒家人，急則自盡，皆授以刀繯。城中戶十萬，圍困三百日，僅存者千餘人。孤城卒定，皆栻及永安、錫元功。熹宗用都御史鄒元標言，進栻兵部右侍郎，永安太僕少卿，錫元右參政。及圍解，當再敘功，御史蔣允儀言安位襲職時，栻索其金盆，致啟釁。章下貴州巡按侯恂核，未報，御史張應辰力頌栻功。恂核上，亦白其誣。帝責允儀。

初，永安遣運清往新添、平越趣援兵，懼其不濟，欲出城督之。錫元疑永安有去誌，以咨栻，栻止永安。及錫元當絕食時，議發兵護栻、永安出城，身留死守，永安亦疑錫元。而運清因交構其間，三人遂相失。永安詆錫元議留身守城，欲輸城於賊，栻亦與謀，兩人上章辨。吏部尚書趙南星、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為三人解，而言永安功第一，當不次大用；栻已進官，當召還；錫元已進參政，當更優敘。詔可之。然栻竟不召，錫元亦無他

擢，二人並還裏。獨永安在朝，連擢太常卿、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寧夏，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，栻及諸將吏功，迄不敘。六年秋，御史田景新頌栻功，不納。

崇禎元年，給事中許譽卿再以金盆事劾栻。帝召咨廷臣，獨御史毛羽健為栻解，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議如羽健言，給事中余昌祚詆羽健曲庇。帝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核，羽健乃上疏曰：「安、奢世為婚姻，同謀已久。奢寅寇蜀，邦彥即寇黔，何用激變？當貴陽告急，正廣寧新破之日，舉朝皇皇，已置不問。後知栻不死，孤城尚存，始命王三善往救，至則圍已十月。安酋初發難，崇明欲取成都作家，邦彥欲圖貴陽為窟，西取云南，東擾偏、沅、荊、襄，非栻扼其沖，東南盡塗炭。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載躋卿貳，督師三邊，栻則投閑林壑，又以永安謗書為栻罪。案金盆之說發自允儀，當年已自承風聞，何至今猶執為實事？」貴州人亦爭為栻頌冤。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越洪範交章雪其枉，栻事始白。

九年冬，敘守城功，進一秩，賚銀幣。久之，卒於家。錫元，長洲人。崇禎中，任寧夏參政。

永安，武定人。共栻城守，功多。以在邊時建魏忠賢祠，後為御史寧光先論罷，不為人所重云。

王三善，字彭伯，永城人。萬歷二十九年進士。由荊州推官入為吏部主事。齊、楚、浙三黨抨擊李三才，三善自請單騎行勘，遂為其黨所推。歷考功文選郎中，進太常少卿。

天啟元年十月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李栻巡撫貴州。時奢崇明已陷重慶。明年二月，安邦彥亦反，圍貴陽。栻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，趣三善馳援。三善始駐沅州，調集兵食。已次鎮遠，再次平越，去貴陽百八十里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兵四川。兵未至，不敢進。疏請便宜從事，給空名部牒，得隨才委任。帝悉報可。

至十二月朔，知貴陽圍益困，集眾計曰：「失城死法，進援死敵，等死耳，盍死敵乎？」乃分兵為三：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，為右部；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，為左部；自將二萬人，與參議向日升，副總兵劉超，參將楊明楷、劉誌敏、孫元謨、王建中等由中路，當賊鋒。舟次新安，抵龍頭營。超前鋒遇賊，眾欲退，斬二人乃定。賊酋阿成驍勇，超率步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，賊眾披靡。三善等大軍亦至，遂奪龍裏城。諸將議駐師觀變，三善不可，策馬先。邦彥疑三善有眾數十萬，乃潛遁，餘賊退屯龍洞。官軍遂奪七

里沖，進兵畢節鋪。元模、明楷連敗賊，其渠安邦俊中炮死，生獲邦彥弟阿倫，遂抵貴陽城下，賊解圍去。杭、永安請三善入城，三善曰：「賊兵不遠，我不可即安。」營於南門外。明日，破賊澤溪，賊走渡陸廣河。居數日，左右二部兵及湖廣、廣西、四川援兵先後至。

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，有輕敵心，欲因糧於敵。舉超為總兵官，令渡陸廣，趨大方，搗安位巢，以世賞監之；總兵官張彥方渡鴨池，搗邦彥巢，以天麟監之。漢、土兵各三萬。別將都司線補衮出黃沙渡。克期並進。超等至陸廣，連戰皆捷，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，諸將益輕敵。邦彥先合崇明、效良兵誘官軍深入。三年正月，超渡陸廣，賊薄之，獨山土官蒙詔先遁，官軍大敗，爭渡河，超走免，明楷被執，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。賊遂攻破鴨池軍，部將覃弘化先逃，諸營盡潰，彥方退保威清，惟補衮軍獨全。

諸苗見王師失利，復蜂起。土酋何中尉進據龍裏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，斷定番餉道，令宋萬化、吳楚漢為左右翼，自將趨貴陽，遠近大震。三善急遣遊擊祁繼祖等取龍裏，王建中、劉誌敏救青巖。繼祖燔上、中、下三牌及賊百五十砦，建中亦燔賊四十八莊，龍裏、定番路皆通。三善又夜遣建中、繼祖搗楚漢八姑蕩，燔莊砦二百餘，薄而攻之。賊溺死無算。萬化不知楚漢敗，詐降，三善佯許，而令諸將卷甲趨之。萬化倉皇出戰，被擒，邦彥為奪氣。群苗復效順，三善給黃幟，令樹營中。邦彥望見不敢出，增兵守鴨池、陸廣諸要害。

時崇明父子屢敗，邦彥救之，為川師敗走。總理魯欽等剿擒中尉，彥方亦追賊鴨池，而賊復乘間陷普安。總督楊述中駐沅州，畏賊。朝命屢趣，始移鎮遠。議與三善左，三善屢求退，不許。會崇明為川師所窘，逃入貴州龍場，依邦彥。三善議會師進討，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。三善排群議，以閏十月，自將六萬人渡烏江，次黑石，連敗賊，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。賊乃柵漆山，日遣遊騎掠樵采者。軍中乏食，諸將請退師。三善怒曰：「汝曹欲退，不如斬吾首詣賊降！」諸將乃不敢言。三善募壯士逼漆山。緋衣峨冠，肩輿張蓋，自督陣，語將士曰：「戰不捷，此即吾致身處也。」旁一山頗峻，麾左軍據其顛。賊倉皇拔柵爭山，將士殊死戰，賊大敗，邦彥狼狽走。

三善渡渭河，降者相繼。師抵大方，入居安位第。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，邦彥竄織金，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。位窘，遣使詣述中請降。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，三善責並獻邦彥，往返之間，賊得用計為備。三善以賊方平，議郡縣其地，諸苗及土司咸惴恐，益

合於邦彥。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滅賊，以餉乏辭。

三善屯大方久，食盡，述中弗為援，不得已議退師。四年正月，盡焚大方廬舍而東，賊躡之。中軍參將王建中、副總兵秦民屏戰歿。官軍行且戰，至內莊，後軍為賊所斷。三善還救，士卒多奔。陳其愚者，賊心腹，先詐降，三善信之，與籌兵事，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。至是遇賊，其愚故縱轡沖三善墜馬，三善知有變，急解印綬付家人，拔刀自刎，不殊，群賊擁之去。罵不屈，遂遇害。同知梁思泰、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。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，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，被殺。

三善倜儻負氣，多權略。家中州，好交四方奇士俠客，後輒得其用。救貴陽時，得邸報不視，曰：「吾方辦賊，奚暇及此？且朝議戰守紛紛，閱之徒亂人意。」其堅決如此。然性卞急，不能持重，竟敗。先以解圍功，加兵部右侍郎，既歿，巡按御史陸獻明請優恤，所司格不行。崇禎改元，贈兵部尚書，世蔭錦衣僉事，立祠祭祀。九年冬，再敘解圍功，贈太子少保。

大方之役，御史貴陽徐卿伯上言：「邦彥招四方奸宄，多狡計。撫臣得勝驟進，視蠢苗不足平。不知澤溪以西，渡陸廣河，皆鳥道，深林叢箐，彼誘我深入，以木石塞路，斷其郵書，阻餉道，遮援師，則彼不勞一卒，不費一矢，而我兵已坐困矣。」後悉如其言。

岳具仰，延安人。舉於鄉，歷瀘州知州、戶部郎中。貴州亂，朝議具仰知兵，用為監軍副使。內莊之敗，監軍四人，其三得脫還，惟具仰竟死。

田景猷，貴州思南人。天啟二年甫釋褐，憤邦彥反，疏請賚敕宣諭。廷議壯之，即擢職方主事。賊方圍貴陽，景猷單騎往，曉以禍福，令釋兵歸朝。邦彥不聽，欲屈景猷，日陳寶玩以誘之，不為動。賊乃留景猷，遣其徒恐以危禍，景猷怒，拔刀擊之，其人走免。羈賊中二年，至是遇害。具仰贈光祿卿，景猷太常少卿，並錄其一子。

楊明楷者，銅仁烏羅司人。內莊之敗，明楷為中軍，免死。後從魯欽討長田賊，功最，終副總兵。

朱家民，字同人，曲靖人。萬歷三十四年舉於鄉，為涪州知州。天啟二年官貴陽知府。奉三善命，乞援兵於四川，又借河南兵，共解其圍。乃撫傷殘，招流移，寬徭賦，遠邇悅服。丁父憂，奪情，擢安普監軍副使，加右參政。崇禎時，就遷按察使、左布政，以

平寇功，加俸一級。久之，致仕歸，卒。自邦彥始亂，云、貴諸土酋盡反，攻陷安南等上六衛，云南路斷。其後路雖通，群苗猶出沒為患。家民率參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外阿野、魯頗諸砦，於是相度盤江西坡、板橋、海子、馬場諸要害，築石城五，宿兵衛民。又於其間築六城，廨舍廬井畢備。群苗惕息，行旅晏然。盤江居云、貴交，兩山夾峙，一水中絕，湍激迅悍，舟濟者多陷溺。家民仿瀾滄橋制，冶鐵為絙三十有六，長數百丈，貫兩崖之石而懸之，覆以板，類於蜀之棧，而道始通。

蔡復一，字敬夫，同安人。萬歷二十三年進士。除刑部主事，歷兵部郎中。居郎署十七年，始遷湖廣參政，分守湖北。進按察使、右布政使，以疾歸。光宗立，起故官，遷山西左布政使。

天啟二年，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。歲大旱，布衣素冠，自系於獄，遂大雨。奢崇明、安邦彥反，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歿，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。兵燹之餘，斗米值一金，復一勞徠拊循，人心始定。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、云南、湖廣軍務，兼巡撫貴州，賜尚方劍，便宜從事。復一乃召集將吏，申嚴紀律，遣總理魯欽等救凱裏，斬賊眾五百餘。賊圍普定，遣參將尹伸、副使楊世賞救，卻之，搗其巢，斬首千二百級。發兵通盤江路，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。欽與總兵黃鉞等復破賊於汪家沖、蔣義寨，斬首二千二百，長驅織金。織金者，邦彥巢也，緣道皆重關疊隘，木石塞山徑，將士用巨斧開之，或攀藤穿竇而入。賊戰敗，遁深箐，斬首復千級。窮搜不得邦彥，乃班師。是役也，焚賊巢數十里，獲牛馬、甲仗無算。復一以鄰境不協討，致賊未滅，請敕四川出兵遵義，抵水西，云南出兵沾益，抵烏撒，犄角平賊。帝悉可之。因命廣西、云南、四川諸郡鄰貴州者，聽復一節制。

五年正月，欽等旋師渡河。賊從後襲擊，諸營盡潰，死者數千人。時復一為總督，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、湖廣、陝西諸軍，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。欽等深入，四川、云南兵皆不至。復一自劾，因論事權不一，故敗。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為言，廷議移燮元督河道，令復一專督五路師。御史楊維垣獨言燮元不可易，帝從之，解復一任聽勘，而以王瑊為右僉都御史，代撫貴州。

復一候代，仍拮據兵事，與宗龍計，剿破烏粟、螺蝦、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，斬七百餘級。賊黨安效良首助邦彥陷沾益，云南巡撫沈儆炌遣兵討之，未定，遷侍郎去。代者閔洪學，招撫之，亦未定。及是見云南出師，懼，約邦彥犯曲靖、尋甸。復一遣許成名往援，賊望風遁。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阿秩等，破百七十砦，斬級二千三百有奇。至十

月，復一卒於平越軍中。訃聞，帝嘉其忠勤，贈兵部尚書，謚清憲，任一子官。

復一好古博學，善屬文，耿介負大節。既歿，橐無遺貲。

瑊既至，見邦彥不易平，欲解去。夤緣魏黨李魯生，遷南京戶部右侍郎。崇禎初，被劾歸。流賊陷應城，遇害。

沈儆炌，字叔永，歸安人。父子木，官南京右都御史。儆炌登萬歷十七年進士。歷河南左布政使，入為光祿卿。四十七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云南。神宗末，詔增歲貢黃金二千，儆炌疏爭。會光宗立，如其請。

云龍州土舍段進誌掠永昌、大理，儆炌討擒之。安邦彥反，諸土目並起。安效良陷沾益，李賢陷平夷，祿千鐘犯尋甸、嵩明，張世臣攻武定，邦彥女弟設科掠曲靖，轉寇陸涼。儆炌起故參將云南人袁善，令率守備金為貴、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，大破之。賊轉寇尋甸，復大敗去。乃請復善故官，與諸將分討賊，數有功。會儆蠙遷南京兵部右侍郎，而代者閔洪學至，乃以兵事委之去。後拜南京工部尚書，為魏忠賢黨石三畏所劾，落職閑住。崇禎初，復官，卒於家。子允培，禮科都給事中。

洪學既至，亦任用袁善。賊陷普安，圍安南，善攻破之，通上六衛道。王三善之歿，六衛復梗，善護御史傅宗龍赴黔，道復通。已而敗安效良於沾益，又敗賊於炎方、馬龍。七年，御史朱泰禎核上武定、嵩明、尋甸破賊功，大小百三十三戰，斬四千六百餘級，請宣捷告廟，從之。魏忠賢等並進秩，蔭子。善加都督同知，世蔭錦衣指揮僉事。崇禎初，卒官。

周鴻圖，字子固，即墨人。起家歲貢生，知宿遷縣。以侯恂薦，遷貴陽同知，監紀軍事，積軍功至知府。會勺哈叛苗與邦彥相倚為亂。天啟六年春，巡撫王瑊及御史傅宗龍使監胡從儀及都司張云鵬軍，分道搜山，所向摧破。會聞魯欽敗，賊復趨龍場助邦彥。已而邦彥屢敗，賊返故巢。鴻圖、從儀等攻之，破焚一百餘寨，斬首千二百餘級。鴻圖擢副使，分巡新鎮道；從儀進副總兵。當是時，鴻圖駐平越，轄下六衛，參議段伯炌駐安莊，轄上六衛。千餘里間，奸宄屏息，兩人力也。鴻圖終陝西參政。

伯炌，云南晉寧人。由鄉舉為鎮寧知州。力拒安邦彥，超擢僉事，分巡鎮寧。邦彥寇普定，偕從儀擊破之，由此擢參議。

胡從儀，山西人。天啟四年，以遊擊援普定，功多。既而破賊長田。以參將討平勻哈，後又與諸將平老蟲添。崇禎三年，討平苗賊汪狂、抱角，召為保定總兵官，卒於京邸。贈都督僉事。黔人愛之，為立真將軍碑。

贊曰：奢、安之亂，竊發於蜀，蔓延於黔，勞師者幾十載。燮元戡之以兵威，因俗制宜，開屯設衛，不亟亟焉郡縣其地，以蹈三善之覆轍，而西南由滋永寧，庶幾可方趙營平之制羌、韋南康之鎮蜀者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